



信贷体现的实力

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有助于银行在危机期间保持对经济放贷的规模

杜梅·卡潘、卡梅利娅·米诺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最大影响，也许是金融监管为废除旧有监管标准、实施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危机前，发达经济体的银行，用当时监管框架中的一些指标来衡量似乎是健康的。现在出于对此种情况的担忧，提出了新的监管标准，并依然处于建议阶段。例如，大多数银行为达到旧有监管标准——拥有充足的资本金，充足的资本金是对冲金融机构风险、防止金融机构破产的缓冲器。这使人们误认为银行体系能够承受经济环境的恶化，实际上并非如此。

金融危机令许多资产负债表看似健康的银行陷入破产、被并购，或政府出手提供紧急援助。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下降，银行体系发放信贷的规模下降。由于商业运营和发展需要信贷支撑，无法获得信贷使得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行进一步加速。

如果监管资本等一系列显示银行处于健康状态的指标在危机前没有发出预警，是否意味着决策者、监管者和经济学家选取的指标并不合适？如果是这样，他们应关注哪些指标呢？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的新监管定义应是什么？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

一些新的监管标准，其中多数标准都已包含在由国际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提出的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框架中了（BCBS，2010年）。那么，我们将近期金融危机中银行的放贷情况与表示银行健康状况的一些指标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新思想

巴塞尔协议III框架在判断银行健康状况时采取了新的思想。协议修改了对银行资本金的旧有要求，提出银行健康的新指标，尤其是那些能够反映银行流动性状况，即银行快速获得现能力的指标。监管者希望下次在负面冲击影响金融体系时，银行能够更富有弹性。也就是说，其作为金融中介的功能，即将存款者的储蓄转化为企业和其他借款人的信贷，能够尽量保持。这样，经济下行的时间会缩短，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会少一些。

学术界和决策层对巴塞尔协议III所提建议恰当与否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例如，Hanson、Kashyap和Stein，2011年；Blundell-Wignall和Atkinson，2010年）。经济学家和监管者渴望了解，在理想状态下，如果当

时巴塞尔协议 III 中的监管措施能够实施, 银行是否能够更好地抵御近期的危机。不幸的是, 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 因为其中涉及需对某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 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反事实推理。

我们可以提出的更为简单且能提供答案的问题是, 用巴塞尔协议 III 监管措施的视角来评估危机前银行的健康状况, 是否有助于将那些能够更好地为经济提供信贷的银行与不能提供的银行区别开来? 最近, 我们探讨了危机前普遍采用的银行健康状况指标与危机中银行信贷供给规模的联系 (Kapan 和 Minoiu, 2013 年)。

虽然巴塞尔协议 III 框架解决了银行运作中面临的许多问题, 但为了评估银行的实力, 我们只关注在资本金和流动性方面提出的监管标准, 以评估被监管机构严密监测的、在 2007—2008 年金融市场动荡中影响金融脆弱性的一些指标。目标是将这些指标与银行在本次危机中的信贷供给实际联系起来。

我们考察了流动性的两个方面, 即银行融资来源的稳定性和所持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大家普遍承认, 传统存款比通过市场借债筹资更具稳定性。批量融资, 正如其名称一样, 在市场承压时将迅速逃离, 贷款者抑或停止发放新贷款, 抑或拒绝继续发放原有贷款 (Ivashina 和 Scharfstein, 2010 年)。批量融资在巴塞尔协议 II 中没有受到监管。

这就表明, 一个银行对金融市场冲击具有脆弱性的一个指标是其非存款负债的规模 (表示为占总负债的比例), 即银行对以市场为基础融资的依赖性的衡量指标。全球金融危机前, 银行对批量融资的依赖性日益上升 (见图 1, 上图), 因此, 银行由融资成本和可得性大幅震荡引发的脆弱性也不断上升, 正如 2007—2008 年那样 (见图 1, 下图)。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第一个衡量指标便是银行对市场融资, 而非存款的依赖度。

应对金融风暴的弹性

在巴塞尔协议 III 框架中, 衡量银行对融资市场动荡弹性的指标是净稳定资金比率 (NSFR), 这是一个综合考虑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两方面流动性的复杂指标。该指标是我们衡量银行健康状况的第二个指标。NSFR 并不像前面的衡量指标一样, 从一个概括的角度来衡量银行融资来源稳定性, 而是从银行资产的市场流动性角度衡量。例如, 持有高流动性债券的银行可以更加依赖市场融资, 因为在市场面临压力的情况下, 银行可以轻易地获得其所需现金。而持有最低流动性资产的银行对存款的依赖度要高于并不稳定的市场融资。作为衡量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的指标, NSFR 能够提示监管者关注银行体系由银行资产和负债融资的流动性状况导致的潜在脆弱性的累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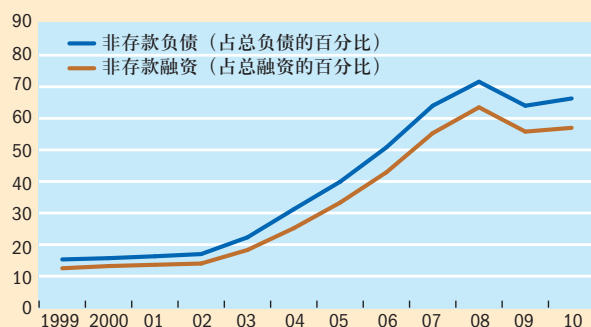
第三个衡量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指标是银行的资本金, 尤其是所谓的资本比率, 该指标是衡量资本与银行资产价值的相对比率。比率越高, 银行的弹性越大, 也就能够更好的发放贷款, 且破产的概率更低。

监管者通常认为, 银行资本金最基础的形式为股东权益, 即股东 (银行的最终所有人) 投资, 股东权益也可用于弥补损失。然而, 巴塞尔协议 II 在定义资本金监管方面没有严格的规定。例如, 该协议允许银行将信誉计算在内, 这是用于表示银行的票面价值和银行实际出售所得的价值之间差异的模糊概念。如果银行信誉较高, 则能够使一个银行的资本金提高, 进而提高资本比率的分子, 但信誉不能用于弥补损失。监管者也试图评估银行如果必须出售资产时所面临的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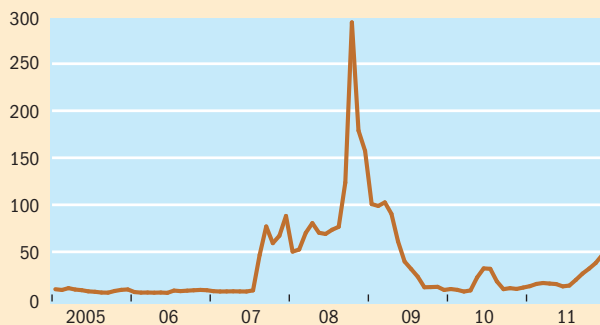
融资外逃

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前期, 银行对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渠道的依赖度日益上升。



但融资成本变得奇高, 甚至在2008年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后以及市场承压的情况下根本融不到资。

(三月期美元LIBOR-OIS利差, 基点)



资料来源: 作者基于迪罗基贷款分析、Bankscope和彭博社数据的计算。

注: 上图说明作者的样本银行在1999—2010年间批量融资的平均水平。下图说明了三月期美元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LIBOR) 与隔夜指数掉期 (OIS) 之间的差额, 以此代表2005—2011年期间货币市场的压力状况和资本的可得性 (数值越高表明市场压力越大, 资本可得性越低)。LIBOR美元指伦敦从业的主要银行举借短期美元债务所付利率。OIS基于央行的政策利率, 如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



潜在损失，并通过加权资产反映市场出现压力时银行可能遭受的损失。这在巴塞尔协议 II 中是允许的。由于资本金的价值可能高于实际，该比率的分母也可能由于低估了资产风险而增加，例如，如果将一些 AAA 评级债券等资产视为没有风险，那么刚刚爆发这次的危机便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巴塞尔协议 III 从两个主要方面对资本监管进行了改革。虽然该协议没有放弃风险评估方法，但通过考虑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不同种类资产的表现，对各类资产的风险进行重新定义。此外，有资格成为该比例分子的资本工具也减少了，如银行信誉等之前被认为可能提高资本金的指标也被排除在外。巴塞尔协议 III 提议不仅要明确资本的定义，将资本范围缩小为有很强吸收损失能力的资本工具，同时也提高了最低要求标准，以保证银行能够更好应对大规模金融冲击。巴塞尔协议 III 也引入了资本充足率这一简单的概念，通常为简单的杠杆率，即股东权益与总资产（非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的反比。该指标仅指高质量资本，与根据风险状况算出的加权资产相关的综合资产状况无关。

分析中，我们使用了传统和新的两个资本比率，包括非加权资产和加权资产相关的两种吸收损失能力不同的指标。

为理清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我们收集了银团贷款市场运作中许多银行的贷款发放和资产负债表信息。银团贷款，是由几个银行组成的集团一起向企业或政府发放的贷款，代表了大量的跨境融资来源，尤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借款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的数据包括了 2006—2010 年来自 55 个国家的 800 家银行的数据，这 800 家银行向 48

个国家的公司和公共机构发放贷款。我们汇总了某些国家具体行业个人借款者的借款情况。例如，我们选定的行业有德国的金属业、钢铁业，西班牙的建筑业，土耳其的电信业以及美国的医疗保健业。

危机之前与之后

由于 2008 年投行雷曼兄弟破产被大家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最重要的导火索，所以我们关注该事件前后银行信贷的变化情况。我们尤其对比了每个国家具体行业从一些银行所受贷款的情况，这些银行依赖批量融资的程度不同。该方法使我们能够解释借款人可能减少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同时银行减少贷款供给规模这一现象。我们发现，对批量融资依赖程度更低且最终在 2007—2008 年受金融部门冲击影响更小的银行，较其他银行更能保持信贷供给（见图 2，上图）。我们尤其发现，非存款融资的比例若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银团信贷供给下降 0.7%—0.9%。

当考察 NSFR 与银行信贷供给关系时，会出现相似的情况：危机前 NSFR 更高的银行，也就是融资来源更稳定的银行，在危机期间其贷款的增长率更高（见图 2，下图）。我们发现，危机期间 NSFR 每增加 1%，贷款将增加近 0.5%。

我们还发现，资本雄厚的银行，其市场融资与贷款供给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对于流动性冲击脆弱性更高的银行，如果其股东权益形式所持的资本相对于总资产的比例更高，也就是拥有的最高质量资本更多，那么这些银行减少信贷供给的规模比其他银行更小。

我们估算，非存款融资与总融资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信贷供给则下降 0.7%—0.8%。但如果银行拥有的高质量资本规模较高，那么信贷供给下降可能会被部分抵消。样本中，普通银行的资本占其资产的比例为 6.9%。该比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对信贷的不利影响将下降 10%。这表明，资本在保护银行抵御破产风险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且，在渡过本次金融危机的银行中，危机前资本较为充足的银行还在继续向企业放贷。重要的是，只有在资本以与巴塞尔协议 III 定义最为接近的变量衡量时（例如简单的杠杆率），且监管资本定义并非巴塞尔协议 II 中的定义，资本的作用才会下降。

我们发现，在金融部门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中，资本可以发挥减小冲击的作用。这一发现有助于正确看待近期关于银行业监管成本与收益的讨论。尤其是，许多人认为新的监管要求，包括对资本监管要求等，将损害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职能，削弱了其放贷能力。如果确实如此，新监管要求可能使经济复苏放缓。但

我们的分析表明，当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时，信贷紧缩并没有那么严重。结果是，正常时期的监管成本比较高昂，但在危机期间，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正如保险合同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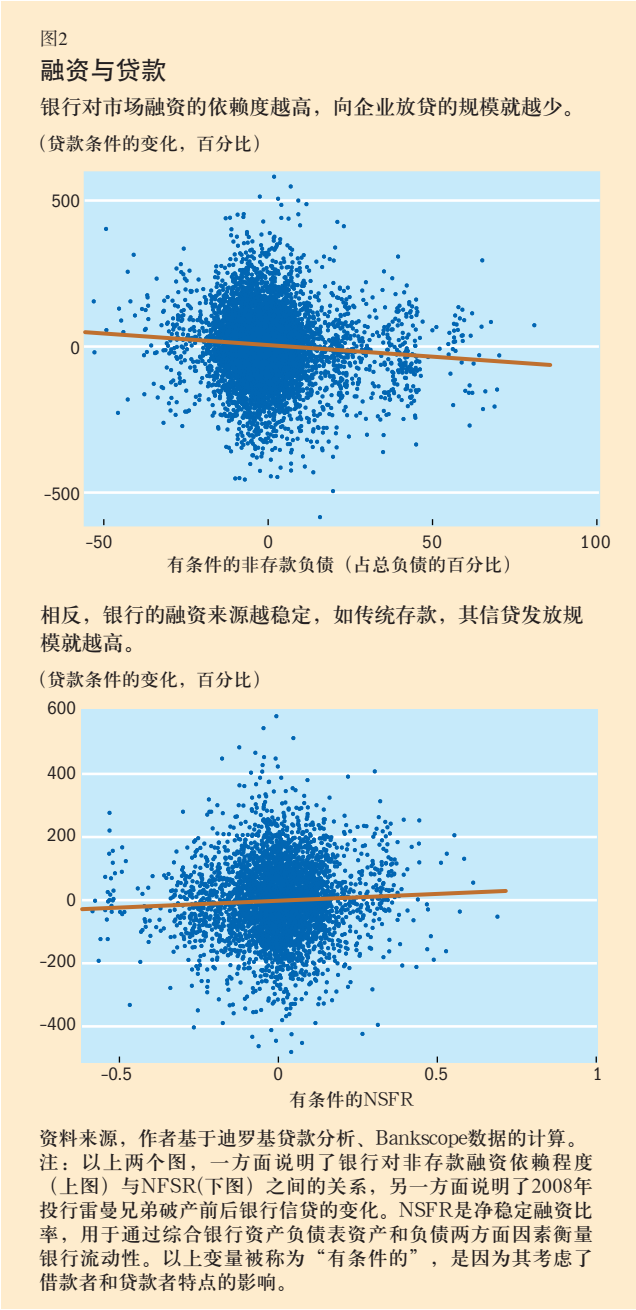
下次危机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评估银行金融健康状况及其对经济冲击的弹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危机后，为更好监测、监管银行体系，监管重点主要集中在重新反思对银行健康状况的定义。然而，新提出

的标准的效果如何，只有在下次金融危机中才能得到验证。

资本雄厚的银行，其市场融资与贷款供给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

我们通过新旧两个指标，分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与银行在危机期间放贷情况的联系。我们发现，为加强金融监管，巴塞尔协议 III 框架中提出的指标有利于将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后能够保持对企业放贷规模的、较为健康的银行与减少放贷规模的、不太健康的银行区别开来。这使我们对新监管水平能够创建一个更加安全、更富弹性的银行体系充满信心。■



杜梅·卡潘 (T ü mer Kapan) 是房利美的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经理，卡梅利娅·米诺 (Camelia Minoiu)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2010, *Basel III: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 BIS Report (December). www.bis.org/publ/bcbs188.pdf

Blundell-Wignall, Adrian, and Paul Atkinson, 2010, "Thinking beyond Basel III: Necessary Solutions for Capital and Liquidity," *OECD Journal: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Vol. 2010, No. 1, pp. 1-23.

Kapan, Tümer, and Camelia Minoiu, 2013, "Balance Sheet Strength and Bank Lending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MF Working Paper* 13/10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nson, Samuel G., Anil K. Kashyap, and Jeremy C. Stein, 2011, "A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5, No. 1, pp. 3-28.

Ivashina, Victoria, and David Scharfstein, 2010 "Bank Lending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97, No. 3, pp. 319-38.